

通鑑總類

十七

通鑑總類卷第九

諫諍門

魏任座之言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臣聞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

秦趙良諫商君之治秦

三三十一年初商君相秦用濃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

四三十七

通鑑總類卷九

諫諍門

一

卷

赤爲相十年人多怨之趙良見商君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平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趙良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其爲相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棄不操干戈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今君之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其從政也凌轢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秉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

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數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

漢樊噲說沛公還軍霸上

高帝元年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張良諫漢王立六國之後

三年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祀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良曰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

其死生之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
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乎
其不可二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
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
用兵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也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為今
陛下能乎其不可五也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
下能乎其不可六也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
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
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
乎其不可七也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
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也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
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通鑑總類卷九

諫諍門

三

賈山言治亂之道

文帝二年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
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
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
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
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
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

文帝止輦受言

文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
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

中郎將袁盎騎並車擊轡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文帝乃止文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坐表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文帝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陛下獨不見人堯乎於是文帝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文帝詔除誹謗詆言之罪

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957

通鑑總類卷九

諫諍門四

元

魏相乞賞韓義子以旌諫臣

元鳳元年文學魏相對策以爲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猛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爲諫大夫

宣帝出諫官以補郡吏

元康元年宣帝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蕭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朝無爭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宣帝廼徵望之入守少府

貢禹勸元帝節儉

初元元年元帝素聞琅邪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徵

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元帝數虛已問以政事禹奏
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它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孝
文孝景皇帝宮女不過十餘人廐馬百餘匹後世爭為奢侈
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臣愚以為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
自節焉方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
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
費數鉅萬廐馬食粟將萬匹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
以填後宮及棄天下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凡百九十物
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
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
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
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
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
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擇後宮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
之及諸陵園女無子者宜悉遣廐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
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以方今天下饑饉可無大自損
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
已也天子納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
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
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
踐位之初虚心以問禹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優游
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

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

薛廣德諫元帝御樓船

永光元年元帝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元帝不說先歐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劉輔諫立趙婕妤

永始元年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諫大夫劉輔上書言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

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虐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臣竊傷心不敢不盡死書奏成帝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等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旬月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

治理官與衆共之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而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感帝乃徙繫輔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爲鬼薪

谷永言事有內應

二年谷永爲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成帝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

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崇聚僇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雒會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酒媠嫚溷殺無別畝勉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役百乾谿費擬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感天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餓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

救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成帝性寬好文辭而溺於燕樂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成帝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荅禮至上此對成帝大怒

孔光所言輒削草藁

孔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瀆度修故事成帝有所問據經瀆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荅以它語其不泄如是

卷五十一

通鑑總類卷九

諫諍門八

師丹以奏事漏泄獲罪

建平元年師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哀帝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快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蒞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哀帝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秦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耆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以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爲宜復丹爵邑

使奉朝請唯陛下裁覽哀帝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

鮑宣上書論七亡七死

四年諫大夫渤海鮑宣上書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柰何反覆劇於前乎今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彊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

五三
五
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

也及汝昌侯傳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宣語雖刻切哀帝以宣名儒優容之

申屠剛謂忠言至諫希得用

建武五年申屠剛諫隗囂曰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不納

鍾離意獨敢諫諍

永平三年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嘗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明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

通鑑總類卷九

諫諍門十

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意上疏曰陛下畏敬鬼神憂恤黎元而天氣未和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治職而以苛刻爲俗百官無相親之心吏民無雍雍之志至於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明帝雖不時能用然知其至誠終愛厚之

陳蕃諫桓帝遊獵

延熹六年桓帝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光祿勳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危哉田野

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
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
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
非賢聖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納

劉瑜說桓帝開廣諫道

八年太尉楊秉薨秉爲人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
財也秉旣沒所舉賢良廣陵劉瑜乃至京師上書言中官不
當比肩裂土競立胤嗣繼體傳爵又嬖女充積冗食空官傷
生費國又第舍增多窮極竒巧掘山攻石促以嚴刑州郡官
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
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

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又陛下好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
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惟陛下開廣
諫道博觀前古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
祥風矣詔特召瑜問災咎之徵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乃
更策以它事瑜復悉心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拜爲議郎

魏辛毗引裾諫徙士卒

黃初元年文帝欲徙冀州士卒家一萬戶實河南時天旱蝗
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侍中辛毗與朝臣俱求見
文帝知其欲諫作色以待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
其計安出文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爲非也文帝
曰吾不與卿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

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文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文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徒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故臣不敢不力爭文帝乃徙其半文帝嘗出射雉顧羣臣曰射雉樂哉毗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文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

吳張紘臨困留牋

太和三年吳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脩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通鑑

通鑑總類卷九

諫諍門十二

五

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執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離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黜陟失叙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則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矣吳主省書爲之流涕

陳羣每上封事輒削其草

青龍四年穎陰靖侯陳羣卒羣前後數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爲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諫事皆歎息焉

晉武帝不罪忠謹之言

泰始八年武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武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武帝曰忠謹之言唯患不聞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

漢劉殷不犯顏忤旨

永嘉六年漢大昌文獻公劉殷卒殷為相不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事殷無所是非羣臣出殷獨留為聰敷暢條理商榷事宜聰未嘗不從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官至侍中太保錄尚書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乘輿入殿然殷在公卿間常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不失令名以壽考自終

陳元達諫劉聰起鷄儀殿

建興元年漢主聰立貴嬪劉娥為皇后為之起鷄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以為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兆民之命窮一人之欲也晉氏失德大漢受之蒼生引領庶幾息肩是以光文皇帝身衣大布居無重茵后妃不衣錦綺乘輿馬不食粟愛民故也陛下踐阼以來已作殿觀四十餘所加之軍旅數興餽運不息饑饉疾疫死亡相繼而益思營繕豈為民父母之意乎今有晉遺類西據關中南擅江表李雄奄有巴蜀王浚劉琨窺窬肘腋石勒曹嶷貢粟漸踈陛下釋此不

憂乃更爲中宮作殿豈目前之所急乎昔太宗居治安之世粟帛流行猶愛百金之費息露臺之役陛下承荒亂之餘所有之地不過太宗之二郡戰守之備非特匈奴南越而已而官室之侈乃至於此臣所以不敢不冒死而言也聰大怒曰朕爲天子營一殿何問汝鼠子乎乃敢妄言沮衆不殺此鼠子朕殿不成命左右曳出斬之時聰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甬而入即以鎖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逢比干遊足矣左右曳之不能動大司徒任顓等叩頭出血曰元達盡忠竭慮知無不言臣等竊祿偷安每見之未嘗不發愧今所言雖狂直願陛下容之因諫諍而斬列卿其如後世何聰默然劉后聞之密敕

左右停刑手疏上言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壹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陛下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爲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貼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於妾妾何以當之妾誠無面目復奉巾櫛願賜死此堂以塞陛下之過聰覽之變色任顓等叩頭流涕不已聰命顓等冠履就坐引元達上以劉氏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賜顓等穀帛各有差更命逍遙園曰納賢園李中堂曰愧賢堂聰謂元達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

陳元達諫劉聰立三后

建興三年漢主聰納中護軍靳準二女月光月華立月光為上皇后劉貴妃為左皇后月華為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極諫以為竝立三后非禮也聰不悅以元達為右光祿大夫外示優崇實奪其權於是大尉范隆等皆請以位讓元達聰乃復以元達為御史大夫儀同三司月光有穢行元達奏之聰不得已廢之月光慙恚自殺聰恨元達

河間王易極諫劉聰

四年漢主聰出臨上秋閣命收陳休卜崇及其妻母達公師或王琰田歆朱諧竝誅之皆宦官所惡也卜幹泣諫曰陛下方側席求賢而一旦戮卿大夫七人皆國之忠良無乃不可乎

卷六十三

通鑑卷六十三

諫爭門一五

詔尚在臣所未敢宣露願陛下熟思之因叩頭流血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拒詔乎聰免幹為庶人太宰河間王易等皆詣闕表諫曰王沈等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多樹姦黨毒流海內知休等忠臣為國盡節恐發其姦狀故巧為誣陷陛下不察遽加極刑痛徹天地賢愚傷懼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聰問沈等於相國粲粲盛稱沈等忠清聰悅封沈等為列侯太宰易又詣闕上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疏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陳元達倚之為援得盡誅爭及卒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既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

前遊游子遠在幽囚不忘諫爭

東晉太興三年趙將解虎及長水校尉尹車謀反與巴酉句徐庫彭等相結事覺虎車日伏誅趙主曜囚徐彭等三十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而已不宜多殺爭之叩頭流血曜怒以為助逆而囚之盡殺徐彭等尸諸市十日乃投於水於是巴衆盡反推巴酉句渠知為主自稱大秦改元曰平趙四山氐羌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中上表諫于曜手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比左右速殺之中山王雅郭汜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囚禍在不測猶不忘諫爭忠之至也陛下縱不能用柰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當夕死以彰陛下之過天下將皆捨陛下而去陛下誰與居乎曜意解乃赦之

通鑑總類卷九

諫諍門一六

古

符秦王洛諫畋獵

咸安元年秦王堅如鄴獵于西山旬餘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陛下羣生所繫今久獵不歸一旦患生不虞柰太后天下何堅為之罷獵還宮王猛因進言曰畋獵誠非急務王洛之言不可忘也堅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右自是不復獵

宋扶令育上表被誅

元嘉十八年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稱昔袁盎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

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柰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爲陛下痛之廬陵往事足爲龜鑑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賤竊爲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何必司徒公楊州牧然後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於國爲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裴子野論曰夫在上爲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誰弗見豈戮一人之身鉗一夫之口所能攘逃所能弭滅哉是皆不勝其忿怒而有增於疾疹也太祖之舍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

斯以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罕聞直諒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扶育斃於君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北魏古弼以奏事不聽擊劉樹

二十一年魏太子始摠百揆命侍中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太子決庶政古弼爲人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太半以賜貧民入見魏世祖欲奏其事世祖方與給事中劉樹圍碁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樹頭掣下牀搏其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貫爾之罪世祖失色捨碁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世祖皆可其奏弼曰爲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

公車免冠徒跣請罪世祖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蹙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爲之勿顧慮也

高允皆面陳其事

大明二年魏中書侍郎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高宗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爲激訐者高宗省之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

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數十百人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高宗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爲益不少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

周朗以言事切直見殺

四年前廬陵內史周朗言事切直孝武帝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送寧州於道殺之朗之行也侍中蔡興宗方在直請與朗別坐白衣領職

沈懷文數以直諫

六年初侍中沈懷文數以直諫忤旨孝武帝嘗出射雉風雨驟至懷文與王彧江智淵約相與諫會召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或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言孝武帝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何以怕知人事每孝武帝燕集在坐者皆令沈醉嘲詈無度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武帝謂故欲異已謝莊嘗戒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所得耳孝武帝乃出懷文爲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領廣陵太守懷文猶未然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懷文賣宅欲還東孝武帝聞之大怒收付廷尉賜懷文死

通鑑總類卷九

諫諍門十九

明帝每優容虞愿

泰始七年明帝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爲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明帝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失色明帝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明帝好圍棊棊甚拙與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圍棊抗每假借之曰皇帝飛棊臣抗不能斷明帝終不悟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明帝雖怒棊以愿王國舊臣每優容之

北魏高祖導羣臣使諫

齊建武二年魏高祖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歎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如是得人者有賞不言者有罪卿等當知之

范雲諫梁公納東昏余妃

梁天監元年梁公蕭衍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以爲言梁公未之從雲與侍中領軍將軍王茂同入見雲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內想望風聲柰何襲亂亡之迹以女德爲累乎王茂起拜曰范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爲念無宜留此梁公默然雲即請以余氏賚王茂梁公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

通鑑總類卷九

諫諍門二十

元

江子四極言政治得失

大同二年尚書右丞考城江子四上封事極言政治得失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江子四等封事所言尚書可時加檢括於民有蠹患者宜速詳啓西魏置紙筆以求得失

五年魏置紙筆於陽武門外以求得失

北齊永安王浚以忠諫被囚

陳永定元年齊顯祖之爲太原公也與永安王浚偕見世宗顯祖有時洩出浚責顯祖左右曰何不爲二兄拭鼻顯祖心

銜之及即位浚爲青州刺史聰明矜恕吏民悅之浚以顯祖嗜酒私謂親近曰二兄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其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或密以白顯祖顯祖益銜之浚入朝從幸東山顯祖裸裎爲樂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顯祖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愔譏其不諫顯祖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愔懼奏之顯祖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至顯祖遣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寘於北城地牢飲食澁穢共在一所

北周樂運陳宣帝八失

陳太建十一年周宣帝居喪纔踰年即恣聲樂魚龍百戲常

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實後宮增置位號不可詳錄遊宴沈酒或旬日不出羣臣請事者皆因宦者奏之於是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宣帝八失其一以爲大尊比來事多獨斷不參諸宰輔與衆共之其二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其三大尊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下詔寬刑未及半年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斲雕爲朴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杜獻書之路其八玄象垂誠不能諮諏善道脩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宣帝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元巖詣閣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各陛下不

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宣帝頗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爲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隋劉行本諫文帝答郎官

十三年隋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答之諫議大夫劉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少寬之文帝不顧行本於是正當文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若非當致之於理豈得輕臣而不顧也因置笏於地而退文帝斂容謝之遂原所答者

隋煬帝性不喜人諫

大業九年煬帝從容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

通鑑總類卷九

諫諍門二十二

蘇威言盜賊獲罪

十二年煬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守文述曰漸少煬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煬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煬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比皆化爲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煬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白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煬帝益怒頃之煬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煬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

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
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煬帝不憚威出御史大夫裴蘊奏
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煬帝曰老革多姦以賊脅
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
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煬帝令案驗
獄成下詔數威罪狀除名爲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
圖不軌者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死威無以自明但摧謝而
已煬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即殺遂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

煬帝殺諫臣

江都新作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右候衛
大將軍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

通鑑總類卷九

諫諍門二十三

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煬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意解乃
出之朝臣皆不欲行煬帝意甚堅無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
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煬帝幸江都命越王侗等摠留
後事煬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奉信
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煬帝大怒先解其
願然後斬之

唐孫伏伽上表諫高祖

武德元年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爲隋以惡聞其過亡
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暮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
之易不知隋失之之難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
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鷄鶩

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爲人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爲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願陛下慎之高祖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高祖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

二年高祖考第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因置酒高會謂通鑑總類卷九 諫諍門二二四 廿 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然唯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因命捨君臣之敬極歡而罷

蘇世長似直而多詐

四年以蘇世長爲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高祖顧羣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爲樂高祖變色旣而笑曰狂態復發邪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高祖曰此殿煬帝之所爲邪高祖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爲而謂之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官鹿臺非

興王之所爲故也若陛下爲之誠非所宜臣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高祖深然之

張蘊古上大寶箴

九年前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立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黻纁塞耳而聽於無聲太宗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裴矩諫太宗殺受賂之吏

太宗患吏多受賂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太宗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爲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灑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太宗悅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爲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太宗命諫官隨三品入閣

貞觀元年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太宗延見京官問政事得失

太宗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

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鄉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太宗與聞規諫

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真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慢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通鑑總類卷九

諫諍門二六

并

孫伏伽諫太宗騎射

太宗好騎射孫伏伽諫以爲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爲上稷生民之計也陛下好自走馬射的以娛悅近臣此年爲諸王時所爲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旣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爲陛下不取太宗悅未幾以伏伽爲諫議大夫

太宗霽威納諫

二年魏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太宗怒甚徵神色不移太宗亦爲之霽威嘗謁告上冢還言於太宗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太宗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太宗嘗

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既懷中徵奏事固久不已鷄竟死懷中

太宗以納諫為難

太宗嘗閒居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太宗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邪非邪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弃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太宗悅即出之還其親族太宗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太宗責之溫彥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為不可太宗怒曰朕真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為孝孫遊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太宗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為此不盡言也

太宗責執政亦受人諫

五年太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長孫皇后賞魏徵直諫

六年長樂公主將出降太宗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敕有

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太宗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踈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太宗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太宗驚問其故后曰妾聞立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

賀太宗乃悅

魏徵不肯面從而復諫

太宗宴近臣於丹青殿長孫无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太宗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太宗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太宗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踈慢我視之更覺斌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魏徵請借辭色以來諫

七年太宗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常事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怫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太宗由是接群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耳

魏徵諫治皇甫德參謗訕之罪

八年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著異宮中所化太宗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太宗曰朕罪斯人則誰復敢言乃賜給二十匹佗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太宗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太宗聽諫不逮貞觀之初

十二年以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太宗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太宗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太宗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太宗

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不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訐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免從之也太宗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魏徵勸太宗虛心采納

十五年太宗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太宗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言良爲此也

太宗令魏徵封狀以進

十六年特進魏徵有疾太宗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爲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此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爲而然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

褚遂良謂忠臣愛君諫其漸

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太宗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爲之

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太宗欲自聞其失

十八年太宗幸太平宮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无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無不慙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太宗好文學而辯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

駁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疆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太宗飛白荅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高宗謂蕭鈞真諫議

永徽二年左武侯引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物高宗以引駕職在糾繩乃自爲盜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諫曰文操情實確原然瀆不至死高宗乃免文操死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

高宗求諫竟無諫者

麟德二年高宗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爲戒虚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爲盡善群臣無得而諛

李善感進諫天下謂鳳鳴朝陽

永淳元年高宗旣封泰山欲遍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山南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已來菽粟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應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備國家耳目竊以此爲憂高宗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爲諱無敢逆

通鑑卷之九

諫諍門三二

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陳子昂勸天后順天意省刑

永昌元年右衛胄曹參軍陳子昂上疏以爲周頌成康漢稱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宄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繫囚李珍等無罪百僚慶悅皆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踈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恨之又九月二十一日敕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爲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哉

李景伯真諫官

景龍三年中宗數與近臣學士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爲樂工部尚書張錫舞談容娘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將軍張洽舞黃鷹左金吾將軍杜元談誦婆羅門呪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國子司業河東郭山暉獨曰臣無所解請歌古詩中宗許之山暉乃歌鹿鳴蟋蟀明日中宗賜山暉敕嘉美其意賜時服一襲中宗又嘗宴侍臣使各爲迴波辭衆皆爲諂語或自求榮祿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旣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中宗不悅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

李林甫指立仗馬以杜諫言

開元二十四年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黜爲下邳令自是諫爭路絕矣

肅宗開諫諍之塗

至德元載初李林甫爲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陸贄疏勸德宗接下從諫

建中四年德宗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曩日致亂由上下

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曰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慙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

下之畏慙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又曰昔趙武叻叻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訓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

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証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德宗頗采用其言

陸贄數直諫忤上意

興元元年陸贄在翰林爲德宗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德宗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德宗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德宗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德宗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迨上意盧杞雖貶官德宗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德宗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贄恩遇雖隆未得爲相

陽城辨陸贄裴延齡忠佞

貞元十一年陸贄旣罷相裴延齡因譖李充張滂李銛黨於贄貶贄爲忠州別駕充等爲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諱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爲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德宗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爲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

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贊等無罪德宗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德宗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疏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繁故人子使之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德宗以爲妄不之省

元稹上疏論諫職

通鑑總類卷九

諫諍門三十六

一

四九七

元和元年以元稹爲右拾遺稹上疏論諫職以爲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爲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諫官大不得豫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況於既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詔誠亦難矣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豈可寘於其位而屏棄疎賤之哉頃之復上疏以爲理亂之始必有萌象開直言廣視聽之萌也甘諂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主苟受而

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為忠謹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為回邪矣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卷懷括囊以保其身小人阿意迎合以竊其位矣如是則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政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喜厚賞之故當是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欲哉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禍大故也陛下踐阼今已周歲未聞有受伏伽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列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爾沉踈遠之臣乎此蓋群下因循之罪也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憲宗頗嘉納其言

リ、カトフ
道鑑總類卷九

諫諍門二二七

時召見之

李絳諫憲宗欲罪諫官

二年憲宗又嘗從容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憲宗善其言而止

憲宗戒宰相當十論

憲宗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